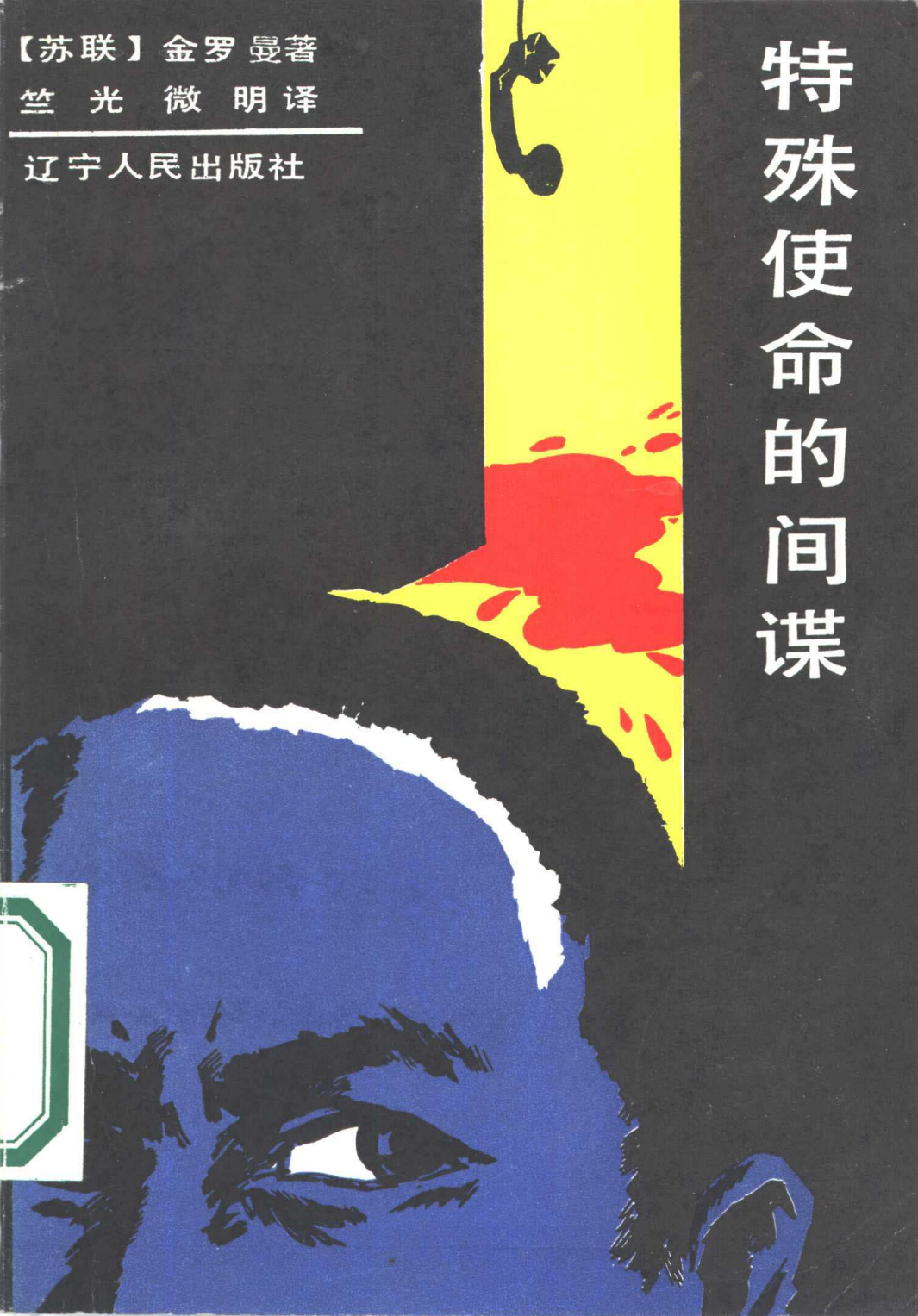


【苏联】金罗曼著
竺光微明译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特殊使命的间谍



特殊使命的间谍

[苏联] 金 罗 曼 著
竺 光 微 明 译
桓 夫 校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沈阳

特殊使命的间谍

Teshu Shiming de Jiandie

〔苏〕金罗曼 著

竺光 微明 译

桓 夫 校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字数138,000 开本: 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: 6 $\frac{3}{4}$ 插页: 2

印数: 1—12,300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铁汉 插图: 李勤学

封面设计: 李勤学 责任校对: 文 川

统一书号: 10090·425 定价: 1.05元

原载苏联《青年近卫军》杂志1959年第2、3期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描写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在西南地区发现了丰富的稀有金属资源。国民党反动派和外国谍报机关妄图破坏我地质勘察工作，盗走有关资料，在香港、澳门等地大肆活动，制造一起离奇的“凶杀案”，并以特务自首的手段打入内地。由于我公安人员的深谋远虑和广大人民群众及香港同胞的大力支持，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。书中情节曲折，耐人寻味，写法新颖，不落俗套。

本书作者是苏联著名作家金罗曼，善于写东方题材作品，其小说《广岛姑娘》、《在顺川发现的一本日记》在我国读者中有一定影响。

序

范玉敏已不再敲打旧脸盆了。一支由学生组成的拉拉队也停止了打鼓、捶箱子、敲铁罐和吹唢呐。女领队洩气了，同学们也都心绪不佳。

今天老天爷看筑路工人不顺眼。他们叫了三次暂停，换了队员，变了战术，但仍无济于事。他们不走运，球不听他们的话，到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们就完全灰心失意了。可是制革工人却相反，他们在篮球场上活跃非常，就好象比赛前给他们输了猛虎血一样。

比赛刚一结束，制革厂的拉拉队就欣喜若狂地打着鼓，吹着唢呐，从玉敏和她的学生身边大摇大摆地走过去。他们只好默默忍受这场奚落。

“自高自大的家伙们，”玉敏向制革工人瞥了一眼说。
“等下一次我们赢了，也一定好好报复你们一下。”

玉敏和学生们默不作声地朝大门慢慢走去。解放前，这座门叫做“道德门”。

学校围墙外面，是一片水青桐树丛，与树丛相毗连的是采矿合作社的俱乐部——从前这儿是一个大商人的家庙。

在水泥罐前面的空地上，站着一个头戴便帽、身穿军大衣的人，他正在讲话。听众围着他在草地上席地而坐，他们是社里的社员和汽车修理站的工人，小镇的居民——有汉族、

和藏族，也向他们集拢过来。水泥罐的横竿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。罐上放着一副皮手套和一些匣子。

“敌人对我们大规模进行和平建设是不会甘心的，”讲话人说。“敌人从我们的邻国，顺着古代商队通行的小径和大道，向我们这里派遣暴徒，他们乔装成商人、僧侣、香客和乞丐。我刚才给你们举了几个例子，主要说明敌人派来的这些坏蛋是如何设法和暗藏的反革命组织，以及象一贯道这样的反动会道门和匪徒们建立联系。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。”

讲话人行了个礼。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，学生们敲起鼓和铁罐，但玉敏用手势阻止了他们。

妇联主任——一个上了年纪、穿蓝棉袄的女人问道：“有什么问题没有？”

“罐上放的那个……是什么？象炸弹似的……”

“不，这是袖珍录音机，是一种记录谈话的机器。”讲话人把这个比手电筒稍大一点的小盒装到衣袋里说：“譬如说，你上了火车，坐在车厢里，你的旅伴就大唠特唠起来：高射炮连驻扎在哪儿，炮兵弹药库在哪儿，边防哨在哪儿。这时你悄悄地按下按钮，就把这些话完全记录下来了。这个玩艺是两个月以前在汕头地区从一个匪徒手中缴获的。”

讲话人拿起一只皮手套，无意中碰掉了另一只。它正落到坐在前面一个抱小孩的妇女膝盖上。她叫喊了一声，紧紧搂住小孩。讲话人拾起那只手套笑了笑。

“不要怕，现在它不能再咬人了。这是小型电池，这个是电感器。”他拿起一个小盒，小盒里有细细的电线，接在两只手套上。“所有这些东西都藏在衣服里。这样可以悄悄走

近任何一个人，用手指一碰，电流一通，人就会昏倒下去。”

“人就死了吗？”坐在最前边的一个学生问。

“不，只昏迷十来分钟。这种手套是专门用来绑架人的。上个月，在福建沿海一带，敌人就用过这种办法。”

一个戴着抗美援朝纪念章的建筑工人举起了手。

“难道敌人不明白他们的一切勾当都是枉费心机吗？就算他们能派过来个把坏蛋，可是能干什么呢？即使能放把火烧点东西，或者……”他向玉敏瞥了一眼，“想弄走个积极分子。他们自己也明白，这无济于事。只不过是臭虫咬大象一口罢了。”

妇联主任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：

“他们若是弄走象玉敏这样的人，那可决不是叫臭虫咬一口了。她是我们区最好的教师，得过两次奖状。”

玉敏脸红了，把头扭向一旁。坐在她周围的学生们鼓起掌来。讲话人举起手，示意大家肃静。

听讲的人围着水泥罐，观看那些反革命分子的装备。

“这是照相机吗？”一个穿藏族长袍的小伙子问道。

“不，这是手提式无线电发报机。”

讲话人由于太热而感到疲倦。他一口气喝了两碗白开水，把这些展览品收拾到手提包里，说道：

“同志们，大家要记住，敌人时刻都在盘算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。他们正躲在远处窥视时机。”

“是在大洋彼岸吗？”玉敏问。

她望了望东方——谷地后面，是一座陡峭的山峰。山脚

下，牧放着一群群牦牛和绵羊。

“也可能在更近的一些地方，”讲话人答道。“他们正在策划一些最难预料的阴谋诡计……”

“最难预料的？”妇联主任问了一句。

“是的，因为愈难预料，就愈可能得逞。也许，他们现在就正在出谋划策。他们集结在某个地方……譬如在马尼拉或者是新加坡。也许是在香港……”

第一部 倒锁房间里的秘密

一、喜欢猜测的人们

就在这时香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。中国“南宁”饭店的管理员从帐桌后奔出来，跺着脚说：

“你听见了没有？快把这些电报送去！”

杨烈祥——一个戴着眼镜、身材瘦削的小伙子，穿着一身刚洗过的工作服，正蹲在那儿修理吸尘器。他皱了皱眉头，但没作任何回答。

“你又不听话了？”

管理员扬起手来，但立刻又放下了，因为杨烈祥跳起来，把左脚往前一伸，半侧着身子，头稍微向前低着。站在管理员帐桌旁边的马罗里——住在四十八号房间的秃头长臂澳大利亚人——喊道：

“把左臂肘放低，左拳抬起与肩持平。右臂要松弛，拳头放到下颏旁边。就这样。”

马罗里曾在大学里当过拳击教练。

杨烈祥做出搏斗的姿势——用左腿使身体保持平衡，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：

“第一，我要换刷子。第二，要清理贮尘箱。修理不完，我就不去。”

但他终归还是得去。管理员跑到饭店老板那里，老板命

令杨烈祥照管理员的吩咐去做，然后再到商店去买凉席。杨烈祥砰的一声把吸尘器往楼梯上一撂，在工作服上揩了揩手，拿起电报，便上楼去了。

他把第一封电报交给了葡萄牙人阿方苏·西雅图。这个人光膀子披着一件绿色睡衣，正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和魏智多谈话。

西雅图转摇着他的小脑瓜笑着，但是魏智多那扁平、秃眉的面孔却一动不动。西雅图接过电报，毫不介意地把它塞进睡衣兜里，然后装出寻找零钱的样子。杨烈祥走向楼梯，上了三楼。

一个戴白包头的印度人迎面走过来。他的脑袋几乎要碰到天棚了。杨烈祥递给他一份电报。

“给富先生的电报。”

“交给梁保民吧，他现在在办公室。”印度人一边走着，一边说道。

杨烈祥敲了敲一扇用铁皮包着的门。里面没有回答。他又敲了几下。过了几分钟，门慢慢地开了个缝，一个刚修剪完胡子的发光面孔从门里露出来。梁秘书接过电报，随后就关上了门。

杨烈祥到商店，买回了凉席，但是老板的姨太太——从前饭店的一个电话员，却嫌不好，又叫他到兰街的一家商店去买。然后，杨烈祥又到图书馆去了一趟，借了几本侦探小说。办完这一切之后，他又在一个房间里修理了灯架，给另一个房间换了墙上的漆布。

由于干这么多事情，他耽误了午饭。到厨房里，只给了

他几薄片烤焦的面包和一小碗混杂着鸡鱼碎骨的稀汤。

杨烈祥从厨房又径直被老板叫去。

“今天该读什么了？”姨太太问道，帮着丈夫更舒适地躺在摇椅上。

杨烈祥从兜里掏出一本封面发光的书。

“迪克森·卡尔的《皇帝的烟盒》，这是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。”

“凶杀多吗？”老板问。

“只有一起。”

“是在锁着门的房间里发生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一件有趣的凶手不在现场的谋杀案。”

老板非常喜欢描写犯罪和侦探方面的书，但是他的英文不好。他录用杨烈祥就是为了叫他每天晚上给他讲述一些小说的内容。自从印刷所关闭以后，杨烈祥当了报差，以后又在书店里当勤务员，在这里，他结识了饭店的老板。

“今天是星期六，不用着急。”姨太太给老板扇着扇子说。

听过前几章以后，老板和他的姨太太就打起赌来：谁能猜到凶手？结果姨太太赢了，因为她总是把赌注压在不太使人怀疑的人身上。

杨烈祥回到自己的小屋里，口干舌燥，又累又饿。厨房已经关门了。一个姓黄的大学生和一个姓朱的机械工，坐在铺着一张熏黑的席子上嗑着瓜子，象平常一样争论着。

姓黄的气哼哼地嘟哝着：

“这纯粹是胡说。”

“对民间传说里的事，也应当重视，”大学生平心静气地反驳。“其中往往包含着一些事实，并不都是无稽之谈。”

“我们的民间传说里经常提到龙，”机械工冷笑了一下。“可是，真的吗？”

“从前，曾经生存过类似龙的动物。譬如，翼手龙。所以关于龙的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根据的。”

杨烈祥拿起报纸，看到了美国人皮特尔·伯恩的一篇文章，这个人是曾经到过喜马拉雅山的拉塞尔科学考察团团员。

伯恩对美联社记者宣布，考察团员们在尼泊尔东部阿龙河河谷看见了一种神秘的两足动物。这种动物个子不高，一米二十左右，满身黑毛，但脸上没有胡须。头上长着长发，直挺挺的，象猫一样跑得很快。伯恩眼看着这个象人一样的动物捉了一只青蛙，整个塞进嘴里就跑了。这个地区有许多大青蛙，后腿几乎有一尺多长。

杨烈祥摇了摇头。

“又是雪人吧，”他打了个呵欠，把报纸放到小桌上。
“讨厌死了……”

“你还别不信，”大学生说。“皮特尔·伯恩认为，除了身高达两米半的‘野奇’外，还有身高一米半的‘曼奇’。‘曼奇’栖居在尼泊尔东部、锡金和不丹一带的山中。”他沉默一会儿，补充道：“不久前，有些报纸还谈到过人类的变种，即所谓的小矮人。”

姓朱的挥了挥手，笑了。

“这纯粹是胡说八道。只有那些傻瓜……”

姓黄的打断了他的话：

“我们古书里，譬如，在《山海经》和《四洲志》里，记载着各种地理知识，谈到了鹄国。那里曾经有过非常矮小的人——身高只有几寸。而《汉书》中则提到了小人国——倏侥国。日本人也有关于小人国的传说。民间传说——就象烟一样，然而，无火是不会起烟的。”

姓朱的对杨烈祥说：

“你相信这些传说吗？”

“他睡着了，”大学生小声说，然后小心地把报纸叠上，装到裤子后兜里。“世界上还有许多谜。可能世界各地都还有从未见过的禽兽和各种各样的秘密……”

“我感兴趣的还是人类的秘密，”这是杨烈祥的声音。他睁开了眼睛。“特别是犯罪的秘密。第一，因为……”

姓朱的大声笑起来。

“你每天给老板讲这些故事，所以你自己也入迷了。”

门突然开了。一个帽子紧压在眼皮上的人往屋里望了望，看了大家一眼，又砰然将门关上。

姓朱的皱了皱两条浓眉。

“好象是警探。你应当记住他。你们印刷所给我们印传单的时候，这个家伙每天晚上都往各个印刷所跑，想当场逮人。他经常跟踪排字工人。可能也盯过你的梢。”

杨烈祥用手指搓了搓前额。

“我记得……这个混血儿名字叫米基·斯肯克，也就是米基·瓦纽契卡。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，他在日本宪兵队干

过事，但是英国人回来之后，不知为什么没有逮捕他。”

“这就是说，他立刻又替英国人效劳了，”姓朱的说。

“这种败类向谁都能讨好。”

“我到这儿来的时候，”姓黄的低声说，“墙角上站着两个警察，而通常只有一个人值班。前厅也有一些行迹可疑的家伙。大概有什么大人物住在饭店里了。”

杨烈祥说：

“加强饭店的警戒是老富头请求的。近几天，他让把他房间的门用铁皮包上，老板最初没有答应，可是后来又同意了。”

“老头子害怕谁吗？”姓黄的问。

“可能是。过去，有的时候他还同自己的仆人们一起出去散步。而现在，哪儿也不去了，成天呆在卧室里。真是怪老头。”

姓黄的笑了笑。

“总之，情况是会象你所希望那样的。”

“你要是这样有钱的话，你也自然会成为这样的怪人。也许，他怕人是有原因的。”姓朱的站起身来，伸了个懒腰。“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走吧，不然，他们恐怕会认为我们要杀害这个老头子呢。”

“我们大概不象凶手吧，”姓黄的转身向姓朱的说。

“有意思……你看过很多关于凶杀方面的书，凶手是不是可以从外表上看起来呢？”

杨烈祥想了一会儿，回答道：

“在侦探小说里，凶手从来也不象凶手。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如何——我不知道。”

二、倒锁房间里发生的凶杀

杨烈祥被喊声惊醒。勤务员小刘站在房间门口，一面往下蹲着，一面尖声叫道：

“杀人啦！人被盗走了！”

“谁被杀了？在哪儿？”

小刘没有回答，就从屋里蹿了出去。杨烈祥紧跟着他跑，在前厅门口和管理员撞个满怀。管理员推了他一下。

“你怎么，喝醉了？”

头发乱蓬蓬的饭店老板从楼梯上下来。他穿着睡衣，手中摇着一把扇子。

“你的情况我同维克斯先生说过了。你快去吧！”

“上哪儿？”

杨烈祥惶惑地望着管理员。管理员幸灾乐祸，得意地一笑。

老板下了楼梯，在一个大花盆的边上坐了下来。他这种体格是不宜行动过快的。他吃力地喘着气。

“快到富庶老头的房间去，我已经讲好了，你去做魏智多先生的助手，并且把所有情况报告给我。”

“究竟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富庶先生被暗杀了，尸体也被盗走了。快去吧！”

杨烈祥哎哟一声，急急跑上楼。铁皮门旁，站着一个印度警察。房间外室的沙发上，坐着老富头的侍卫——马来亚人阿吉兹、印度人拉依和一个姓张的中国人。混血女仆卡塔



丽娜哭哭啼啼站在他们身旁。

魏智多用手帕捂着鼻子，站在卧室的中央。床前一滩暗红色的血水，毛茸茸的地毯旁是翻倒的桌、椅和电话。驼绒被上血迹斑斑。

杨烈祥走到魏智多面前，点头致礼。魏智多仍然用手帕捂着嘴，说：

“维斯克向我推荐过你：让你做我的助手。只是有一点要求你……关于我们干的事你不能对别人露一点风声。”

“那对老板呢？他一定要打听的。”

“随你怎么说都行，就是别讲真话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杨烈祥开始认真地查看房间。他走到床前，看了看床底下，仔细瞧了瞧窗子、墙角和天棚。然后问道：

“这儿的東西可以动吗？”

“不行，”魏智多说。“法医、侦查助理那些人就快来了，他们要取指纹和做记录的。”

他走到外室。坐在沙发上的老富头的仆人都站了起来。魏智多把杨烈祥叫到跟前，小声问道：

“你的意见呢，沃森博士？”

杨烈祥正了正眼镜，用手捂着嘴咳嗽了一声。

“第一，应当注意的是，这件凶杀案是在锁着门的房间里发生的。”

“锁着门的？”

杨烈祥指了指被撬开的门。

“门是从里边锁着的。而尸体却躺在屋子里。情况真是